

找个中国语伴 学口地道中文

马思琦

近日，一些中国网友将钱钟书先生的英文书信拿给美国的学生、上班族和大学教授看，想通过母语者的评价来了解钱钟书的英文水平到底如何。但美国人给出的评价各不相同，弄得这些中国网友们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。

毫无疑问，母语者对母语是最为熟悉的。外语好不好，老外最知道。基于同样道理，外国人学习汉语时，往往愿意多交几个中国朋友，或请中国朋友做固定语伴。但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具备对外汉语教师的水平，这会导致交流中的一些问题，也会影响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效果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“语伴”呢？

深入沟通收获多

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后，有大量的机会与中国朋友沟通并练习汉语。结交中国朋友、找个固定的语伴，与随机遇到某个中国人沟通相比，更有助于其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。

俄罗斯留学生安娜，在北京外国语大



裴单（右）和日本留学生嵯峨杏佳

学读书时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，她们为安娜学习汉语提供了许多帮助。“老师们认为口语很重要，但是课堂上练习口语的机会是有限的。我的老师说多和中国人说中文对学口语很有帮助。”安娜说，“刚开始我的口语不好，就想在学校里找中国同学说话来练习口语。但第一次搭话时，他们却和我讲英语，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。后来，时间长了，我和一些中国同学成了好朋友，他们知道我想多练习汉语口语，就常用中文和我聊天了，他们会指出我发音或语法上的错误。和他们在一起比上课轻松，但是我学到了很多。”

这些朋友给安娜学汉语提供了不少帮助，安娜跟他们还学到了不少方言和网络用语。“课本上都是用‘你好’‘早上好’来打招呼，但有一个北京同学告诉我，老北京人见面时常用‘吃了没’来打招呼。还有一个同学叫我‘亲’，说这是在淘宝网上流行起来的称呼。我在生活中学着用这些词，大家都说我的中文越来越地道了。”

南开大学的硕士生裴单告诉笔者，每年文学院的留学生都可以报名成为短期交换来华留学生的语伴。她在本科期间就曾给日本留学生嵯峨杏佳当语伴。在辅导杏佳学中文的过程中两人成为了好朋友，裴单经常带杏佳去校外餐厅吃饭，并带杏佳参观校园。“杏佳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很感兴趣，所以，除了教中文，我还会给她介绍中国不同地方的著名旅游景点和民俗文化，帮她了解中国。”裴单说。杏佳既学到了中文，同时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，觉得和裴单一起很有收获。

交流之中有问题

当然，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具备对外汉语教师的水平，留学生在与中国语伴交流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。比如，如果语伴的

普通话不够标准，就会给外国留学生带来困惑。“我的北京同学说话时常常吞音，比如说‘西红柿炒鸡蛋’听上去就是‘胸柿炒鸡蛋’，说‘高晓松’听上去就是‘高松’等，让我有时候听她说话有些困难。还有一个湖北同学，她发汉语拼音里的‘l’和‘n’是没有区别的，常把‘流鼻涕’说成‘牛鼻涕’，受她影响，我现在在有的时候都会说错成‘牛鼻涕’。”安娜笑着说。

并且，语伴往往不会在沟通前像老师一样做教学准备，有时不能清楚地解答留学生提出的语言方面的问题和一些语言现象。毕业于南开大学的马童童也曾经给日本留学生当语伴。马童童不会日语，对日本也了解不多，只能用中文和日本同学交流。“我们约定每周见面一次，但我事先不会准备见面时要教她什么，主要还是一起聊聊天以练习口语。我会纠正她口语中出现的问题，她有不会的字词也会问我，但有时我用中文或英语解释她都听不懂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就只能找图片给她看，或者用手比划着来解释。其实最后我也不确定她是否理解对了。”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指出，语伴和对外汉语教师相比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他说：“语伴与专业汉语教师是有很大区别的，语伴只能告诉你发音、词汇、语法方面的错误，而很难解释产生错误的原因以及汉语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，语伴只能见错纠错，没有举一反三和预防错误的能力。汉语教师专业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，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语言规律，避免大量的同类错误，教学方法也会更有效实用。课堂教学的作用是语伴不能替代的。”



中国语伴不可少

语伴虽然不能代替汉语老师，但也有其独到的作用。语伴大多是和留学生同龄的大学生，交流起来气氛轻松。因此，若能将课堂上的学习结合起来，通过在课下和语伴练习来巩固、扩展课堂上的内容，就会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。同时还能通过沟通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思维方式。

一项调查美国大学生汉语口语交际的难点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显示，被选取的155名美国大学生普遍觉得进行较长、较深入的口语交际很困难。而这些大学生中，42人会结交中国朋友以练习口语交际，37人加入了语伴陪练计划。可见，语言学习者十分看重与母语者保持长期深入的沟通。

找一个中国小伙伴帮助自己学汉语是个好方法，但要根据一定的原则选择语伴，才能对汉语学习真正起到辅助作用。李禄兴副教授建议说：“留学生最好是在专业教师的指导和推荐下寻找语伴，或者是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当语伴。长期和这样的语伴练习汉语，可以使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更规范，口语和听力水平得到大幅提升。”

我们知道，一个人说母语，不需要什么理论，从小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学会了，是自然习得。学外语，耳濡目染也是捷径。现在，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，要想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，找语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语伴，顾名思义就是一起学习语言的伙伴。语伴间的互动能形成一种语境。有关语言学家通过实验发现，在语境中学习语言的速度是惊人的，而语境和方法是语言学习的两大重要因素。语伴是营造语境的关键元素，其作用是课堂语言学习的有益补充。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：一是语伴不能代替汉语教师，会说汉语并不等于会教汉语。绝大多数语伴没有高深、系统的语言学理论，往往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二是语伴不同于随机碰到的路人。外国汉语学习者和中国语伴建立起一种相对固定的关系，交谈内容更有针对性和连贯性。

其实，语伴还可以成为小伙伴，在交流中，外国汉语学习者可以寻找汉语语感，学习中华文化。中国语伴则可以通过语伴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，练习外语。与课堂教学内容相比，语伴间交谈的范围更广，也更随意。中国人的居住条件、饮食习惯、婚嫁嫁娶习俗、社会热门话题……通过这样的交流，外国汉语学习者能够在语伴的帮助下走近中国、了解中国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不少来华留学生都和自己的语伴成为了好朋友，从语伴变成了小伙伴。

中国人历来热情好客，外国汉语学习者要想找个中国小伙伴并不是件难事。何况现在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的国人也不少，结成语伴后可以互惠互利，各取所需，共同进步。最后，悄悄地问一句：你有语伴了吗？

语伴也是小伙伴

刘菲

教学相长的美妙体验

凌石

2013年6月，闫文美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，由国家汉办派往韩国龙仁泰成中高等学校孔子课堂，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汉语教学。对这段经历，“和韩国学生们找到了心灵的共通点”是闫文美最深的体会。

闫文美主要担任高级会话综合课授课。高级会话班的学生青春年少、活泼好动，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了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六级。他们虽然发言积极，但表达能力稍弱。针对这一情况，闫文美一方面利用教材锻炼他们的听说能力，一方面重点从写作方面训练学生的连贯性和逻辑性，再同时延展到口语表达上。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，她找了很多与作文类型对应的文章供学生阅读。一次，她给学生读了史铁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。考虑到受中文水平的限制，学生可能难以体会文章表达的造化弄人的悲愤和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悔恨。可是，出乎她意料的是，学生们听完都沉默不语，有的甚至还努力地深呼吸，似乎要把夺眶而出的眼泪收住。“那一刻，我知道他们读懂了。”闫文美说，“学生们问我：‘这篇文章写的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就太悲伤了。’看着他们感动的目光，我体会到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。我想，不论什么国家民族，不论什么文化背景，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。”听了闫文美对史铁生这位命运坎坷的中国作家的介绍，学生们受到了激励，对自己原来感到困难的汉语表达，也有了坚持下去的决心。

闫文美还进行过一对一的辅导。在她辅导过的学生中，有一位年长的《周易》研究者，孔子课堂的人都尊称他为“曹先生”。曹先生是当地一家大型超市的经营者，年轻时曾在当地的图书馆打工，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带有韩文注释的汉字版《周易》，从此便爱上了这部蕴含中国古老智慧的著作，并且坚持不懈地研究了十几年。了解到他对《周易》的爱好，闫文美在课程的常规语言教学之外，着重介绍了古代诗词和一些较为浅显的文言文。她发现，基于对《周易》的理解，曹先生能够很快地把握住诗词中的意象，并能用“易”的智慧来解释。其实，曹先生并不是学者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来到孔子课堂之前只能看懂汉字却不会说汉语。就是这样一位韩国中年人，竟能吸取《周易》的智慧，融汇进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这再次让闫文美体会到人类心灵智慧的共通，不仅启发了她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，也引发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的生存现状的反思，更让她真切地体会到“教学相长”的美好。

这次汉语教师志愿者的经历，让闫文美认识到语言的巨大影响力。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进步，通过课上课下逐步深入交流，她发现自己与韩国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“这让我对语言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，它就是连结人心的道路，让来自不同国度的人表达共同的情感。”闫文美说。

志愿汉语教学结束后，闫文美这样写道：“只要我用一颗真心去教汉语，就一定能感受到在仰望汉语的另一颗真心。我祝福学生们都能摘到他们心中的那颗汉语之星。”现在，诚如文美所愿，曹先生已经来到了他向往的《周易》发祥地——陕西省天水市，在当地的师范学院继续研究《周易》，高级会话班的学生中也有人申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北京语言大学等中国高校的留学机会。对此，她很是欣慰。



闫文美（中）和韩国学生在一起

得克萨斯男孩的星空与梦想

周林樞

“The Stars at night are big and bright, deep in the heart of Texas.”（夜晚的星星大而亮，深深地埋在得州的中央。）在美国得克萨斯州，仿佛每个人都能吟唱这首耳熟能详的歌谣。翻开2016年9月的《中国国家天文》杂志，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男孩为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星空的美丽故事。暗夜中深蓝的天空静谧深沉，星空或繁星点点或银河横亘，星斗仿佛触手可及……在镜头中，暗夜中的大自然充满了神秘的魅力，而星轨则更增添了灵动之美。这位带我们进入得州梦幻星空世界的男孩，有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——欧阳凯。

2014年，欧阳凯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，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。“在北大的一年是我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年”，欧阳凯说。在中国，欧阳凯收获着知识与快乐。他说，自己有两个梦想，一是中文说得流利，二是为中美交流做

些事情。这两个梦想是他决定留在北京的原因。在北京，也许他不能够像在家一样常常在户外跑步，在深夜看星星，但是他可以参加多种多样的跑步活动，可以成为“爱跑北京”第二站跑得最快的外国选手，可以在香山越野赛中获得冠军，还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。

在欧阳凯看来，他的两个梦想是相互交织的，“如果我的中文不能说得流利，那我怎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进行深入了解呢？如果我不了解中国，我怎么能成为中美交流而工作呢？”“我想为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和中美两国的环保合作做些事情。”在给北大老师的信中，欧阳凯这样写道。欧阳凯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地饱满起来，逐步付诸实践。他关心环保事业，不仅担心北京的空气污染，也会参与得克萨斯州的暗夜保护运动，还将眼光放在了环保领域的中美合作。“21世纪的世界面临着很多挑战，同时也有



欧阳凯的作品登上了《中国国家天文》杂志

在海外教中文 始终与乡音为伴

刘亚非

在中国的古典古诗词中，有许多描写乡音和乡愁的诗句脍炙人口、流传千百年，比如：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；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；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……在海外，能与乡音为伴的职业当然是汉语教师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漂洋过海来到太平洋彼岸。在到达美国的前几个月里，我非常想念国内工作过的学校、教过的学生和曾经的同事，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“文化休克”。

但我又是那样的幸运，在离开故乡的20多年里，我没有离开讲台，还有机会用汉语在海外教学，为传承中华文化做一些努力。

当第一次了解到波特兰的华裔孩子们渴望学习汉语时，我的心情十分激动，跃跃欲试。当第一次接触当地的美国家庭，看到美国爸爸妈妈带着领养的中国孩子来学汉语时，我对他们肃然起敬，并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学好汉语。当第一次面对美国本土的孩子们时，我被他们的单纯天真打动，希望用自己的



努力，换来他们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认知。20多年来，每当听见孩子们用流利的汉语在课堂上回答问题、在课间交流；在周末、假期里，他们把遇到的新鲜事、高兴事、烦心事，用中文向我诉说，我都感到十分欣慰。

20多年来，孩子们随着年龄的增长、年级的上升，也由浅入深地学习着中国语言，接触着中国古代文化，孔子拜师、将相和、草船借箭、景阳冈、猴王出世、晏子使楚……了解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成就，赵州桥、长城、兵马俑……学习着中国近现代优秀文学作品，林海音的《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》、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、肖复兴的《那片绿绿的爬山虎》……通过汉语，孩子们学习中国地理，知道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、桂林山水、乡下人家、趵突泉；通过汉语，孩子们了解中国人文乡土，对桂花雨、小桥流水人家感到好奇。汉语作为传递中国文化的纽带，在美国把不同族裔的孩子联系起来。

20多年来，学生们从幼儿园小班升入小学；由小学升入初中、高中，但汉语学习从未中断。送他们进入大学后，我仍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汉语。现在，有些孩子已经上大学三四年级了，但仍在汉语学习的路上坚持着。在和孩子们的玩耍中，在和孩

子们共庆中国新年的活动中，在辅导学生参加汉语演讲比赛、文艺演出中，在带领学生回中国的学习体验中，我不断地体会着在海外教授汉语、传播中华文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在未来的岁月中，我会继续和乡音为伴，把汉语教学坚持下去，让更多的华裔子弟和外国儿童从小接触并学习中文，在心中播下中国的种子。

作为一个海外游子，一名汉语教师，汉语早已融入我每一天的生命中。虽然身在异乡，但乡音——汉语却始终伴随着我，并将继续伴随着我的海外生活。

（本文作者系美国波特兰中文学校教师）



刘亚非（右）和部分学生在一起